

## 天下视点

### □本期聚焦

### 超级稻攻关试验田收割验产

# 冲击亩产900公斤意味着什么

9月18日,湖南省隆回县羊古坳乡,超级稻高产攻关基地收割验收。如果该基地超级稻冲击亩产900公斤成功,将成为我国大面积水稻亩产的最高纪录。

超级稻如何造就?亩产创新高又有怎样的意义?请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 验收田亩产毛重超1200公斤

9月18日,在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羊古坳乡雪峰村,超级稻第三期目标亩产900公斤高产攻关示范基地收割。农业部委派的专家组现场监督验收,并将进行产量测定。据隆回县农业局局长吴厚宾介绍,羊古坳乡的超级稻高产攻关基地共150余亩,于2009年建成,包括了两个超级稻品种。此次验收的为“Y两优二号”品种,于今年4月份播种,面积为108亩。

记者了解到,这108亩基地全部由当地一位名叫王化永的种粮大户承包种植,由湖南杂交水稻中心提供种子以及技术指导和把关,当地农业部门也有专家参与指导。

2009年,王化永连片种植“Y两优

3218”,平均亩产达到856公斤,顺利实现第一期攻关目标;2010年,王化永种植“广占63S/1128”,平均亩产达到874公斤,实现高产攻关第二期目标。

据记者了解,108亩验收田被分为18块并标号,由超级稻高产攻关基地推荐一块,专家随机抽取两块进行验收,结果分别标出2.5、8号试验田,随后在专家组现场监督下进行人工收割、打谷脱粒,随即用化纤袋装好并编号。

吴厚宾告诉记者,验收稻谷在脱粒后,要经过去杂质处理,然后在3块田中每块取2.5公斤样品,送到科研单位烘干处理,最后测算出亩产。

该超级稻品种由“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研制。袁隆平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只要天公作美,不下大雨,不刮大风,亩产达900公斤希望很大。

羊古坳乡在17日出现了刮风下雨天气。吴厚宾介绍,验收田有少量稻子出现倾斜和倒伏,但“影响应该不大”。

据了解,3块验收田的稻谷毛重均超过

1200公斤/亩,其中最高的超过1500公斤/亩。

#### 验收结果有望近日出炉

18日下午,农业部专家组已经携带取到的样品赶赴湖南省农科院,验收的最终结果有望在近日出炉。

袁隆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经自己测算,验收田的稻谷亩产理论上可超过1100公斤。据他介绍,实际产量一般情况下为理论值的85%左右,按照这个比例,该品种的亩产也可达930公斤。

袁隆平还表示,超级稻不仅要追求高产量,而且还要追求高品质。在保证产量的前提下,努力提高超级稻的口感。

据介绍,如果“Y两优二号”冲击亩产900公斤成功,将成为我国大面积(100亩以上)水稻亩产的最高纪录。杂交水稻大面积亩产900公斤,也是世界杂交水稻史上迄今尚无人登临的一个高峰。

袁隆平表示,良种、良法、良田是保证水稻高产的三个基本条件,良种是核心,好的栽培技术是手段,良田是基础。

#### 今天为何还要追求更高亩产

在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的今天,为什么还要不断追求更高亩产?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国辉介绍,当前国家下大力气来确保18亿亩耕地的红线,在我国现有耕地增量有限的情况下,提高水稻单产是保证我国粮食安全非常重要的一条途径。

他说,袁隆平院士领衔的科研团队,通过努力,使得杂交水稻的亩产由700公斤到800公斤,再到如今冲击900公斤,为保证我国粮食安全进行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探索。

马国辉说,如果“Y两优二号”冲击亩产900公斤成功,将再次证明,只要有好的品种、好的种植栽培方法以及优质耕地,我国水稻仍有较大增产空间和提升潜力。

超级稻较普通水稻具有更大增产潜力。据统计,“十一五”规划实施的前3年,超级稻累计增产162亿公斤,解决了1.6亿人的吃饭问题。

(据《人民日报》颜珂/文)

感受到山区农民对发展绿色“精品农业”的热情,但对于当下高端安全食品“权贵化”的倾向,还是议论纷纷。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范柏乃说,安全高品质的农产品是市场需要的,是群众欢迎的。遂昌农民懂得重视发展高品质农产品,有利于提升山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找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结合点。政府应该大加鼓励和扶持。问题在于,在实施过程中,政府部门不能从中搞“特权”,把面向广大消费群众的绿色农产品基地变为少数人的“特权农场”,这不符合执政为民的理念。

“现在食品安全问题让群众防不胜防,作为政府部门尤其监管部门,如果只顾保障自己吃好喝好,安全无忧,这样会不会把公众焦虑的食品安全监管置之于脑后?”在采访调查中,一些市民对此也表示担忧。

杭州市退休职工张国光说,“特供”的重视和蔓延,无疑向公众传达了一些政府官员对市场食品安全不信任的信号。如果官员都信心不足,又哪有决心和动力去推动问题的解决?

浙江省社科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对于食品安全的需求人人都是平等的,百姓希望各级政府下更大的决心,投入更多的资源,解决好普通大众的食品安全问题,早日让所有的消费者都能吃上放心猪、安全菜。

(据《新华每日电讯》谢云挺 商意弘/文)

宋瑞霖说:“药品作为特殊商品,当然不能回避商品的属性,药品的价格必须反映价值,必须与市场需求相结合。否则,必然出现当前的短缺现象。”

“鱼精蛋白”出现全国性供应紧张,也暴露出此类“孤药”生产波动给临床用药安全带来的负面影响。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副院长俞雄表示,一种手术必备的药,只有一家企业生产,且没有替代品,如果企业真的停产,其安全风险不容小觑,必须建立长效机制,保障临床紧缺药品的生产供应。

宋瑞霖说,“鱼精蛋白”短缺问题更深层次折射出公共卫生监管体系残缺。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确保生产、销售者有钱赚。只有这样,才能让“鱼精蛋白”等“好用价廉药”起死回生,才能预防更多“老药”重蹈覆辙。如果价格合理,企业为了一己之力而制造人为短缺,有关部门就可以处罚。

北京市药监局表示,企业生产药品属于市场自主行为,受价格、原材料等诸多方面影响,某些品种可能出现短缺情况,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这一问题需要国家从药品需求、药品定价、品种特征等诸多方面研究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协调各个部门,理顺关系,保障企业持续生产。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张旭建议,保障“好用价廉药”的生产供应不能“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相关部门应定期对临床紧缺、脱销药品开展研究和评估,摸清需求,商定生产企业名单。对于临床无替代品,但确有需求、利润较低的药品,相关部门应采取相应的优惠政策,如由价格主管部门酌情调价,适当减免税收等,减轻企业负担,激励企业的生产经营积极性。

(据《新华每日电讯》李亚红 王思海 俞丽虹 周琳/文)

## “特供菜”内幕

### ——浙江少数权力部门在山区建绿色农供基地现象追踪

#### 优质农产品成为“特供菜”

遂昌地处浙西南深山区,素有“林海仙县”之称,近年来这个欠发达县在各级政府支持下,靠发展原生态精品农业声名鹊起。然而,与此不和谐的是,一些权力部门“小团体利益”的介入,使这一“富民工程”变了味。

妙高镇仙岩村,位于大山深处海拔700多米的山腰,四周群山环抱,林木苍翠、景色迷人。知情人介绍,这个村庄就是一些部门选定的高山土猪“特供”基地之一。

入村探访,记者了解到,当地农户养殖土猪由村委会创办的“妙高七山头土猪专业合作社”统一提供仔猪,统一养殖标准,统一收购,统一补贴。为了保证养殖质量,村委会规定每户农民养猪数量最多不能超过3头。

今年88岁的翁炳瑞养了3头猪草,老人每天天一亮就上山拿猪草,回来剁碎,用大锅煮熟后来喂。“一天喂3次,3头猪一天就能吃掉一大锅。”翁炳瑞说,除了吃猪草,还吃自己种的番薯、玉米、土豆、葛藤、葫芦。一头猪要养一年以上才能出栏。

仙岩村委员会主任翁金水介绍,一些部门、单位选择他们村作

为定点,主要看中的是这里海拔高,空气好,环境好,能够保障土猪养殖的品质,并且对他们严守“土”法饲养,不喂合成饲料、不用激素和添加剂感到放心。翁金水说,现在每隔一天,村里都要给山里“直运”土猪,每次宰杀两头,并且连宰杀的猪血也要求一并送去。

记者采访了解到,仙岩村农户养殖的土猪,解村庄周围有7个山头而得名“七山头土猪”。目前全村养这种原生态高山土猪的农户有350多家,主要供应一些部门、单位和高档酒店。

除了土猪“特供”,遂昌县当地生产的绿色瓜果蔬菜,也被一些政府部门和单位看中。

在海拔850多米的遂昌高坪乡高坪村,记者看到一箱箱印着“桃源尖”商标的小黄瓜正在包装启运。高坪村里高农产品合作社理事长包孙雄说,这批即将送往省城的小黄瓜都是原生态无污染的农产品。目前,这种不喷农药、不施化肥的瓜果蔬菜已发展了60多亩,种植了四季豆、番茄、小辣椒、水果玉米等20来个品种。

据了解,该村“桃源尖”牌的瓜果蔬菜主要供给对象也是一些高档酒店和上级机关部门。包孙雄说,浙江省国土资源、水利、农

业等部门以及一些外地政府机关,是这里的定点用户。

#### “特供”背后“花样”

记者了解到,遂昌县制定了全省首个原生态农产品地方标准,目前,已创建了“黄泥岭土鸡”、“七山头土猪”、“建洋原生态稻米”、“高坪土牛”、“金竹山茶油”、“湖山有机鱼”等40多个原生态绿色农产品生产核心基地,深受市场欢迎。

这些基地在开发建设中得到了不少上级部门的指导和支持,对此山区群众心存感激。但群众反感的是,个别部门借助权力为小团体和个人谋取利益。

遂昌县农业部门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对记者说,一些部门和有钱的大单位为了保障食品安全,会派人到一些山清水秀少污染的欠发达地区实地考察,与当地农产品基地对接,要求直接为机关提供高标准的安全农产品。但中间到底有没有利用政府权力和资源问题,外界一般很难知晓。

他说,一些部门手中掌握着各种名目的资金。比如说农业部门有设施农业、生态循环、污染治理等各类项目资金,这些大中型

#### “特供”何时变“普供”?

在遂昌走访调查,记者不仅发现这里拥有仙境般的风景,也

## “鱼精蛋白”之痛

### ——廉价“救命药”短缺背后的症结

白”需要到医务处审批。“以前,只有‘血荒’时手术用血才会审批,从来没有一种药品这么紧张。”张兰担忧地说,“这个药的稀缺,对于心脏病手术患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 售价十多年不涨 廉价药利薄产

“鱼精蛋白”是从鱼类新鲜成熟精子中提取的一种碱性蛋白质的硫酸盐。因为制药工艺要求很高,全国只有三家企业有资质生产这种生物制剂。北京市药监局8月上旬发现北京个别医院出现“鱼精蛋白”短缺后,开始监测此药供求市场,当时发现这种药品只有上海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在生产。”

上海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13日表示,“鱼精蛋白”缺货主要是原料供应短缺所造成的。悦康药业集团北京凯悦制药有限公司拥有“鱼精蛋白”药品文号,但该企业已长期未生产。记者调查发现,“鱼精蛋白”售价低廉利润太薄是企业不愿意生产的主因。一种对患者必需的常用药,为什么药厂不愿意生产?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副院长俞雄认为,除了原料供应,“鱼精蛋白”的价格长期不变,利润较低,也是妨碍其正常生产和供应的重要原因。目前在上海,“鱼精蛋白”的零售价为每支11.2元。

“别看这个药物如此重要,但从有这个药开始,一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价格一直没变过,一直是15元左右一支。”张兰说,“没有想到这种药会短缺,它是特别普通,特别常见的药。”

“10多元的售价维持了几十年,这期间物价不知翻了多少倍,原材料价格、人工成本、经销成本等无一不暴涨,导致利润越来越薄,药企自然缺乏生产积极性。”北京悦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记者13日联系采访时,悦康药业负责人表示,在相关部门督促下,企业近期重新开始生产“鱼精蛋白”,首批药品已生产完毕,14日通过了北京市药监局的检验,未来企业将进一步组织生产,增加供应。

记者调查发现,类似“鱼精蛋白”这样供应告急的临床常用药并非个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外科副主任医师丁文军介绍,仅以心脏手术为例,除了“鱼精蛋白”,在心脏手术中用来控制血管痉挛的“罂粟碱”和防止心律失常的“利多卡因”,包括与“鱼精蛋白”搭配使用的肝素,近年来都曾出现过比较严重的缺货现象,“而这些药品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价格比较便宜,如‘罂粟碱’每支只要几块钱。”

记者调查发现,药品市场还有部分“常用价廉药”在医院和药店都难觅踪影,比如甘草片、胃舒平、黄连素、酵母片(食母生)等。北京市从2010年起,统一招标采购26292个中标药品,在二级及以上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和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内执行同一价格。

“有些药中标了,但出现了‘中标死’。比如注射用尿激酶是神经科常用药,价格便宜,这次也有几个厂家中标,但医院准备采购时却发现,所有的中标厂家都

不生产。”北京某三甲医院透露,因为购买不到好用又价廉的药,临床上只能给患者用贵的药。

“以前的‘好用价廉药’消失后没有引起注意,因为那些药有替代品。”鱼精蛋白’不可替代,问题就凸显出来。”张兰说。

#### 药品定价机制存疑

#### “好用价廉药”亟待起死回生

“救命药”全国性缺货,着实让人捏了一把汗,这事关患者生命安全。北京某三甲医院心外科主任表示,由于问题发展到了不得不“高度重视”的程度,政府已经开始干预。相信在近期,“鱼精蛋白”的严重短缺会得到缓解。然而,如果“鱼精蛋白”的生产和销售仍然无利可图,短缺问题肯定还会出现。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副所长蒋华良曾经对紧缺、断档的廉价药问题进行过专题调研。他认为,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收录的绝大多数是普通药、常用药,实行政府定价,长期以来价格很少进行调整,并成为近年来国家药品降价的主要对象,因而其利润空间相对较小,生产企业对此类药物的生产积极性不高,其结果就是价格低廉的基本医疗常用药悄然消失。

中国医药工业科研发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说:“在CPI逐月上升的时代,药品十几年不调价,本身就违背了市场规律,当成本高于定价时,企业只能用脚投票,退出市场。否则,坚持生产要么不可持续,要么会出现重大安全隐患。”

### □热点透视

# 地沟油是如何流向餐桌的?

公安部指挥侦办的地沟油大案揭开黑色产业链

近日,公安部指挥浙江、山东、河南公安机关破获一团伙生产销售食用地沟油案件,一条集捕捞、粗炼、倒卖、深加工、批发、零售等6大环节的地沟油黑色产业链浮出水面。

据了解,这也是公安机关首次全环节破获以地沟油为原料制售食用油的重大案件,这起案件也暴露了我国在地沟油监管机制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 原料:餐厨垃圾,又脏又臭

2011年3月,浙江宁海警方在“大走访”中接到群众举报,发现当地有人利用餐厨垃圾等炼制地沟油。3月28日至30日,宁海警方采取行动,先后抓获专门收购、粗炼地沟油的黄长水等6名犯罪嫌疑人。

记者在宁海县见到了已经取保候审的黄长水。面色黧黑的黄长水,表情显得有些惊慌失措。

“我原来是收废机油的,后来改做地沟油生意。这里一些外地人收集餐厨垃圾、掏下水道,然后做些简单过滤和烧炼,就成了地沟油,样子很脏,味很臭。”黄长水说。

在宁海县桃源街道隔水洋村的一处小树林里,用来粗炼地沟油的一口大缸还立在那里。“之前有一伙人经常偷偷摸摸地在这里烧炼地沟油,老远就能闻到臭味;烧完的渣滓里面,像肉骨头、鱼虾、蟹壳,啥都有。”正在旁边种地的村民杨根木对记者说。

黄长水收来的地沟油又去了哪里呢?“我收的地沟油后来卖给山东济南的格林生物能源有限公司,他们说是要拿去做饲料油。”黄长水说。

这家格林公司真的是拿去生产饲料油吗?黄长水透露的一个情况引起了警方的关注——格林公司的采购员在采购时要测“酸价”,而据业内人士介绍,只有生产食用油才需要测“酸价”。警方据此判断,格林公司有用地沟油生产食用油的重大嫌疑。

案件上报后,公安部高度重视,立即挂牌督办。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作出批示,要求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坚决一查到底,彻底摧毁犯罪链条,确保人民群众餐桌安全和生命健康。

#### 生产:分工严格,行动诡秘

根据黄长水交代的线索,今年4月至7月,警方对格林公司展开调查。7月4日,公安部统一指挥山东、浙江等地警方协同作战,成功捣毁济南格林生物能源有限公司用“地沟油”炼制食用油“黑工厂”,查获非法生产线2条。

在宁海县看守所里,面对记者的提问,格林公司实际经营者柳立国依然言辞闪烁。

“我们原准备用地沟油生产生物柴油,但生物柴油没有销路,我们就改为生产饲料油——我们厂没有生产饲料油的资格证,属于超范围经营。”柳立国避重就轻地说。

然而,格林公司真的只是“超范围经营”生产饲料油吗?

“当时我们在格林公司周围通宵蹲点守候,发现这家工厂戒备森严,工作人员行动诡秘,往往在凌晨把原料油运进来,把成品油运出去。”全程参与侦破此案的宁海民警洪聚峰说,“厂区上空飘散着生物柴油厂所没有的油香味,厂区周围安装了铁丝网和密集的路路监控,采购、生产、销售等不同环节的分工严格,互不知晓。我们判断里面肯定有名堂。”

更令人疑的是,该公司还采取了一些反侦查措施。6月2日早上,该公司一辆货车驶出厂门,洪聚峰开着一辆当地牌照的普通轿车尾随跟踪。但洪聚峰很快发现,还有一辆轿车跟在自己后面。紧接着,运货车没有直接上高速,而是绕城区兜了一个圈子。当他们发现洪聚峰驾驶的车辆也跟着兜圈子时,后面的轿车上前超车,并急速向洪聚峰驾驶的车辆靠过去,企图通过制造交通事故来判断洪聚峰的身份。

“当时幸好我及时打轮,车子没撞上,但那次跟踪就没法继续了。”洪聚峰说,“后来柳立国在接受审讯时交代,每次都会派一辆车跟着运货车,把运货车送到高速公路口才返回。由此可联想到‘警惕性’之高。”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副局长王伟标介绍,犯罪嫌疑人为了避讳地沟油这一“不雅”称谓,对深加工时的油称为“毛油”,出厂后称为“红油”,销售时称为“米糠油”、“棉籽油”;应付政府监管部门时,则称为“饲料用油”。

#### 销售:批发零售,流入市场

根据格林公司成品油的流向,郑州宏大粮油商行进入警方视野。7月14日,公安部指挥浙江、河南等地警方抓获该商行负责人袁一等17名犯罪嫌疑人。

如今与柳立国一样身处宁波市看守所的袁一,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袁一是否知道柳立国卖的是地沟油呢?“我们卖的油颜色重,有一股辣味,一看就知道与正常的食用油有差别。”柳立国说:“而且我们卖的价格是8100元至8300元一吨,正常的大豆油每吨要10000元左右。”

“格林公司自己说卖的是米糠油、棉籽油。”袁一为自己辩解。不过,袁一也承认,“当时我有些怀疑是地沟油,所以家里炒菜从来不用这种油。”为牟取暴利,袁一把这些来路不正、自己不敢食用的油,批发给郑州郊县的一些粮油店,或者经灌装零售给周边的宾馆、饭店、工地食堂、夜排档、油条摊。警方在搜查时还发现,部分地沟油还被贴上某著名食用油品牌商标。

8月10日,北京市食品安全监控中心对浙江公安机关送检的油样出具了检测结论,指出格林公司用地沟油生产出的食用油含有多环芳烃等多种有毒有害物质,其中有害部分具有高致癌性。

“两年不到的时间,格林公司一家就生产了上万吨地沟油进入市场。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格林公司还有其他销售下线,目前正在进一步调查取证。”洪聚峰表示。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部已于8月22日部署开展“打四黑、除四害”专项行动,全国公安机关将严打“黑作坊”、“黑工厂”、“黑市场”、“黑窝点”,深化打击食品安全领域犯罪工作,确保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 症结:案件背后折射三大问题

在这起案件中,警方共查获用“地沟油”炼制的食用油成品100余吨,已灌装为假冒品牌食用油100余箱。从收购地沟油的黄长水,到加工食用地沟油的柳立国,再到销售食用地沟油的袁一,一条黑色产业链看上去简单明了。

“地沟油案件看上去链条清晰,实际上,由于环节众多,而且不同环节在‘罪与非罪’上界限不太清晰,这对公安机关侦查带来了不少困难。”王伟标说,比如,仅仅收购地沟油原料一般不构成犯罪,对地沟油进行深加工也不一定是犯罪,因为它可以用于正当目的;把地沟油当做食用油销售很可能涉嫌犯罪,但这个环节往往比较隐蔽。这也是地沟油传闻很多却鲜闻案发的重要原因。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局长刘绍武表示,这起案件的侦办实践证明,食品安全案件环节多、链条长、隐蔽性强、跨区域广,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相互交织等特点十分鲜明。此次案件的成功侦破,是各警种密切合作、区域警务合作、公安机关与行政主管部门合作的成功典范,对全国公安机关进一步打击“地沟油”等食品安全犯罪有着重要意义。

警方掌握的大量证据充分证明,用地沟油炼制食用油的工艺流程仅是简单的物理分离。此前一些专家称“用地沟油炼制食用油技术工艺复杂,一般人难以掌握,且炼制费用昂贵,得不偿失”,是不符合事实的误导。

除此之外,本案背后更折射出我国在地沟油监管机制方面存在的三大问题。一是标准缺失。“从外观、色泽上看,用地沟油炼制的食用油与正常的食用油很难区分。”现在国家对什么是地沟油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认定标准,如果只是按照现有的食用油标准,甚至会出现地沟油符合标准的荒谬结果。”王伟标说。

二是监管不力。在警方侦破的这起地沟油案件中,在掏捞、粗炼、倒卖、深加工、批发、零售等各个环节,我们都没有看到有关行政执法部门的身影……结果,涉及多个环节的地沟油犯罪往往会成为监管盲区。

三是出口不畅。只要有餐厨垃圾就会有地沟油,地沟油原本可以作为生产生物柴油等化工品的原料,但格林公司为什么要冒险生产食用地沟油呢?“因为我们生产的生物柴油根本卖不出去。各地的加油站不收,我们的产品就没有销路。”柳立国说。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徐沪建议,国家应尽快出台针对地沟油炼制食用油检测标准,并对真正用地沟油生产生物柴油的企业给予政策支持。

(据《新华每日电讯》陈玉明 方列 邹伟/文)